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卷二百二至二百四

詳校官檢討臣翁樹培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元史卷二百二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八十九

釋老

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繫乎時君之好惡是故佛於晉宋梁陳黄老於漢魏唐宋而其效可覩矣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

同語維道家方士之流假禱祠之說乘時以起曽不及其什一馬宋舊史嘗志老釋厥有旨哉乃本其意作釋老傳

帝師帕克斯巴者土番薩斯嘉人足克究氏相傳自其祖多爾濟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餘世帕克斯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大義國人號聖童故名帕克斯巴稍長學富五明故又稱巴喇密特歲癸丑年十有五謁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

世祖即位尊為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輝和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而字書有闕於制為未備故

特命國師帕克斯巴創為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今後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帕克斯巴大寶法王更賜玉印十一年請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琳沁嗣焉十六年帕克斯巴卒訃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繪像十一頒各行省塑像云琳沁嗣帝師

凡六歲至元十六年卒達爾瑪巴拉實哩嗣二十三年卒伊特扎實琳沁嗣三十一年卒策喇實巴鄂爾嘉勒嗣成宗特造寶玉五方佛冠賜之元貞元年更賜雙龍盤紐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大德七年卒明年以扎克嘉勒燦嗣又明年卒多爾濟巴勒嗣皇慶二年卒桑嘉依扎實嗣延祐元年卒二年袞噶諾爾布喇實嘉勒燦巴勒藏布嗣至治三年卒班珠爾戩藏嗣泰定二年卒袞噶伊實巴綱喇實嘉勒

爍巴勒藏布嗣賜玉印降璽書諭天下其年卒天歷二年以扎克策喇實嗣帕克斯巴時又有國師丹巴者一名袞扎克喇實西番托果斯塔瑪人幼從西天竺果達木實哩傳習梵秘得其法要中統間帝師帕克斯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呪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至元末以不容於時相僧格力請西歸既復召還謫之潮州時樞密副使頁特密實鎮潮而妻得奇疾丹巴以所持數

珠加其身即愈又嘗為頁特密實言異夢及已還朝期
後皆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於瑪哈噶拉
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為成宗禱疾遄愈賜與甚厚且詔
分御前校尉十人為之導從成宗北巡命丹巴以象輿
前導過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
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震懼惟幄殿無虞
復賜碧鈿盃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
廣照無上丹巴帝師後又有必嚕匝納實哩者初名嘉

勅斡察迪哩北庭噶瑪拉國人幼熟輝和爾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大德六年奉旨從帝師受戒於廣寒殿代帝出家更賜今名皇慶中命繙譯諸梵經典延祐間特賜銀印授光祿大夫時諸番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必噜匝納實哩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為表進者帝遣視之廷中愕眙觀所以對必噜匝納實哩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皆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

物色與所賞重譯之書無少差者衆無不服其博識而
竟莫測其何所從授或者以為神悟云授開府儀同三
司仍賜三臺銀印兼領功德使司事厚其廩餼俾得以
養母氏至治三年改賜金印特授沙津阿古齊且命為
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又賜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照
弘辯三藏國師是年與安西王子伊嚕特穆爾等謀為
不軌坐誅其所譯經漢字則有楞嚴經西天字則有大
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大乘功德

經西番字則有不思議禪觀經通若干卷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鬬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為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於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勑並行於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正

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即
位之始降詔褒護必勑章佩監絡珠為字以賜蓋其重
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
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敕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為
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濟遜用每
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
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
年專遣平章政事特穆爾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

兩幣帛萬匹鈔三千錠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袞噶伊實戩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索諾木藏布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其徒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燄熏灼延於四方為害不可勝言有嘉木揚喇勒智者世祖用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

錢唐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户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捽諸地捶朴交

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哈喇巴爾妃呼圖克齊德濟爭道拉妃墮車毆之且有犯上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取吉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

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户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必嚕匝納實哩之誅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及婦人七寶裝具價值鉅萬萬云至若歲時祝釐及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辰類阿索勒華言慶讚也有曰斯滿拉

華言藥師壇也有曰綽克綱華言護城也有曰多爾沁

華言大施食也有曰多爾濟埒克多爾華言美妙金剛

迴遮施食也有曰齊爾多克巴華言迴遮也有曰隆科

爾華言風輪也有曰贊多爾華言作施食也有曰楚多

爾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當喇多爾華言迴遮施食

也有曰登多爾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噜綽

華言獅子吼道場也有曰雅滿達噶華言黑獄帝主也

有曰吹斯綱多爾瑪華言護法神施食也有曰齊特古

朗納華言自受主戒也有曰辰類坐静有曰尼古察坐
静華言秘密坐静也有曰扎木揚華言文殊菩薩也有
曰彖布多爾華言至尊大黑神迴遮施食也有曰赫巴
匝爾華言大喜樂也有曰璳匝雅華言無量壽也有曰
都克嚕爾華言白繖蓋咒也有曰班匝喇克察華言五
護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斯達薩達實哩華言八十頌般
若經也有曰薩斯納總華言大理天神咒也有曰科爾羅普
總華言大輪金剛咒也有曰策巴克黙特總華言無量壽經

也有曰斯羅克巴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護神咒也有曰納木卓木總華言懷相金剛也有曰卜嚕卜巴華言呪法也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多爾康者其作多爾康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内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

千八百七十一𡨋二萬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營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莽嘉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為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闇帥如必實呼勒等皆假是以逭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貪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勅以為布施而任其人

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治體者故今備著焉

若夫天下寺院之領於内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頗通姦利云

丘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為神仙宗伯年十九為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真人重陽一見處機大器之金宋之季俱遣使來

召不赴歲己卯太祖自奈曼命近臣徹伯爾劉仲禄持詔求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翌日二人者至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見焉明日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為勸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為地萬有餘里蓋蹀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漠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既見太祖大悦賜食設廬帳甚飭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

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啓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從之歲癸未太祖大獵於東山馬踣處機請曰天道

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為罷獵者久之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與濵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歲乙酉熒惑犯尾其占在燕處機禱之果退舍丁亥又為旱禱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有旨改賜宫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於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

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鱉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璽書襲掌其教至大間加賜金印處機之四傳有曰祁志誠者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丞相安圖嘗過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圖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靜忠厚為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為有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安圖復被召入相辭不可遂往決於志誠志

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圖悟入見
世祖辭曰臣昔為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
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為政能有
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為卿言是對曰祁真人世祖嘆異
者久之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之
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
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語

之曰昔歲己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使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於今矣因命坐賜宴特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覲世祖嘗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劒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幾而天師劒印傳子若孫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嘆久之二十九年卒子與棣嗣為三十七代襲掌江南道教三十一年入覲卒於京師元貞元

年弟與材嗣為三十八代襲掌道教時潮囓鹽官海鹽兩州為患特甚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以震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者磔於水裔潮患遂息大德五年召見於上都幄殿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籙武宗即位來覲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錫金印仁宗即位特賜寶冠組織文金之服延祐三年卒四年子嗣成嗣為三十九代襲領江南道教主領三山符籙如故其徒張留孫者字師漢信州貴溪人少時入龍虎山為

道士有道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至元十三年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遂留侍闕下世祖嘗親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衆駭懼留孫禱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鬚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者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者臣所佩法籙中將吏也朱衣長鬚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以進視之

果夢中所見者帝后大悅即命留孫爲天師留孫固辭不敢當乃號之上卿命尚方鑄寶劒以賜建崇真宫於兩京俾留孫居之專掌祠事十五年授玄教宗師錫銀印又特任其父信州路治中尋復陞江東道同知宣慰司事是時天下大定世祖思與民休息留孫待詔尚方因論黄老治道貴清淨聖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主衷及將以謀勸哲爲相命留孫筮之得同人之豫留孫曰同人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事

也何吉如之願陛下勿疑及拜誥勑哲天下果稱得賢相大德中加號玄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且追封其三代皆魏國公官階品俱第一武宗立召見賜坐陛大真人知集賢院位大學士上尋又加特進進講老子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即位猶恒誦其言且諭近臣曰累朝舊徳僅餘張上卿爾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賛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為玄教大宗師印以賜至治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天歴元年追贈道祖神

應真君其徒吳全節嗣全節字成季饒州安仁人年十三學道於龍虎山至元二十四年至京師從留孫見世祖三十一年成宗至自朔方召見賜古琱玉蟠螭環一勑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著為令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師錫銀印視二品至大元年賜七寶金冠織金文之服三年贈其祖昭文館大學士封其父司徒饒國公母饒國太夫人名其所居之鄉曰榮祿里曰具慶至治元年留孫卒二年制授特進上卿玄

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玉印一銀印二并授之全節嘗代祀嶽瀆還成宗問曰卿所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盧贄平易無為而民以安靖成宗曰吾憶其人即日召拜集賢學士成宗崩仁宗至自懷孟有狂士以危言訐翰林學士閻復者事叵測全節力為言於李孟孟以聞仁宗意解復告老而去當時以為朝廷得敬大臣體而不以口語傷賢者全節葢有力焉全節

雅好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推轂善類唯恐不盡其力至於振窮周急又未嘗以恩怨異其心當時以為頗有俠氣云全節卒年八十有二其徒夏文泳嗣

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之所立也其教以苦節危行為要而不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已者也五傳而至酈希誠居燕城天寶宫見知憲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誠太玄真人領教事內出冠服以賜仍給紫

衣三十襲賜其從者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孫德福統轄諸路真大道錫銅章二十年改賜銀印二又三傳而至張志清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師凝神冲妙玄應真人志清事親孝尤耐辛苦制行堅峻東海珠牢山舊多虎志清往結茅居之虎皆避徙然頗為人害志清曰是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地大震城郭邑屋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志清所居裂為二無少損焉乃徧巡木石間聽呻吟聲救活者甚衆朝廷重其名給驛致之

掌教事志清舍傳徒步至京師深居簡出人或不識其面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卧内不起至於道德搢紳先生則納屣杖屨求見不以為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為圖以相傳焉

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一三元法籙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四傳而至蕭輔道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命史天澤名至和琳賜對稱旨留居宮邸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教事至元十一年建太一宮於

兩京命居壽居之領祠事且禋祀六丁以繼太保劉秉忠之術十三年賜太一掌教宗師印十六年十月辛丑月直元辰勅居壽祠醮奏赤章於天凡五晝夜事畢居壽請間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參預國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為言世祖喜曰行將及之其後詔太子參決朝政庶事皆先啓後聞者蓋居壽為之先也

元史卷二百二

元史卷二百二考證

帕克斯巴　原文八思巴元典章作八思馬

額琳沁嗣帝師凡六歲至元十六年卒　原本作十九年今據元世祖本紀改

正一天師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遣使名之　按元世祖本紀遣使在至元十二年四月

元史卷二百三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九十

方技 工藝附

自昔帝王勃興雖星歷醫卜方術異能之士莫不過絕於人類非後來所及蓋天運也元有中土鉅公異人身兼數器者皆應期而出相與立法創制開物成務以輔

成大業亦云盛哉若道流釋子所挾多方事適逢時既皆別為之傳其他以術數言事輒驗及以醫著效被光寵者甚衆舊史多闕弗錄今取其事蹟可見者為方技篇而以工藝貴顯亦附見焉

田忠良字正卿其先平陽趙城人金亡徙中山忠良好學通儒家雜家言嘗識太保劉秉忠於微時秉忠薦於世祖遣使召至帝視其狀貌步趨顧謂侍臣曰是雖以陰陽家進必將為國用俄指西序第二人謂忠良曰彼

手中握何物忠良對曰雞卯也果然帝喜又曰朕有事縈心汝試占之對曰以臣術推之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遣左侍儀奉御額森鴎爾送忠良司天臺給筆札令東忠試星歷遁甲諸書東忠奏曰所試皆通司天諸生鮮有及者詔官之司天帝曰朕用兵江南困於襄樊累年不決奈何忠良對曰在酉年矣至元十一年阿爾哈雅奏請益十萬衆渡江朝議難之帝密問曰汝試筮之濟否忠良對曰濟帝獵于柳林御幄殿侍臣

甚衆顧忠良曰令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人耶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對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帝笑曰此巴延也為西王錫里庫使朕以其才留用之汝識朕心賜鈔五百貫衣一襲七月十五日夜白氣貫三台帝問何祥忠良對曰三公其死乎未幾太保劉秉忠卒八月帝出獵駐蹕召忠良曰朕有所遺汝知何物還可復得否對曰其數珠乎明日二十里外人當有得而來獻者已而果然帝喜賜以豹裘十月有旨問忠良南

征將士能渡江否勞師費財朕甚憂之忠良奏曰明年
正月當奏捷矣十二年正月師取鄂州丞相巴延遣使
來獻宋寶有玉香爐輒以賜忠良及金織文十匹二月
帝不孫名忠良謂曰或言朕今歲不嘉汝術云何忠良
對曰聖體行自安矣三月帝疾愈賜銀五百兩衣材三
十匹五月車駕清暑上都遣使來名曰叛者寢入山陵
久而不去汝與和爾果斯率衆往視之既至山陵如故
俄而叛兵大至圍之三匝三日不解忠良引衆夜歸敵

殊不覺和爾果斯以為神白其事於帝賜黄金十兩八月以海都為邊患遣皇子北平王諾木罕丞相安圖征之忠良奏曰不吉將有叛者帝不悦十二月諸王錫里濟刼皇子丞相以入海都帝名忠良曰朕幾信讒言罪汝令如汝言汝祀神致禱雖黄金朕所不吝忠良對曰無事於神皇子未年當還後果然十四年八月車駕駐隆興北忠良奏曰錫里濟之叛以安圖之食不彼及也今宿衛之士日食一瓜豈能充饑竊有怨言矣帝怒詈

主膳二人俾均其食十五年三月汴梁河清三百里帝曰憲宗生河清朕生河又清今河又清何耶忠良對曰應在皇太子宮矣帝語符寳郎董文忠曰是不妄言殆有徵也十八年特命為太常丞少府為諸王昌童建宅於太廟南忠良往卜其枉少府奏之帝問忠良對曰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耶帝曰卿言是也又奏曰太廟前無馳道非禮也即勑中書闢道國制十月上吉有事于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奏曰梁武帝用麵為犧牲後

如何耶從之遷太常少卿二十年將征日本國召忠良擇日出師忠良奏曰僻陋海隅何足勞天戈不聽二十四年請建大社於朝右建郊壇於國南俄兼引進使二十九年遷太常卿大德元年遷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兼太常太卿十一年成宗崩阿固台等持異謀將以皇后教祔成宗於廟忠良爭曰嗣皇帝祔先帝於廟禮也皇后教非制也阿固台等怒曰制自天降也汝不畏死敢沮大事忠良竟不從既而仁宗以太弟奉皇太后

至自懷州潛與密謀誅阿固台等武宗即位進榮祿大夫大司徒賜銀印仁宗即位又進光祿大夫領太常禮儀院事延祐四年正月卒年七十五贈推忠守正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獻子天澤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靳德進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祖璇業儒父祥師事陵川郝温兼善星歷金末兵亂與母相失母悲泣而盲祥訪得之舐其目百日復明人稱其孝國初烏楚肯劉敏

行省於燕辟祥寘幕下佩以金符時藩帥得擅生殺無辜者多頼祥以免贈集賢大學士謚安靖德進為人材辨幼讀書能通大義父歿益自刻勵尤精星歷之學世祖命太保劉秉忠選太史官屬德進以選受天文星歷卜筮三科管勾凡交蝕躔次六氣禝沴所言休咎輒應時因天象以進規諫多所裨益累遷秘書監掌司天事從征叛王納延揆度日時率中機會諸將欲勦絶其黨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師以待其降俄奏言叛始由

惑於妖言遂謀不軌宜括天下術士設陰陽教官使訓學者仍歲貢有成者一人帝從之遂著為令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帝遣使授皇太子寶德進頌在行凡攻戰取勝皆豫尅期日無不驗者亦間言事得失多所裨益成宗即位歷陳世祖進賢納諫咨詢治亂之原帝嘉納之授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賜金帶宴服都城以狹苦廩或請以瓦易之帝以問德進對曰若是役驟興物必踴貴民力重困臣愚未見其可議遂寢

勅中書自今凡集議政事必使德進預焉所建明多見於施行尋以病丐閑仁宗時在東宮特令中書加官以留之會車駕自上京還名見白海行宫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議通政院事仁宗即位命領太史院事力辭不允以疾卒於位贈推誠賛治功臣榮禄大夫大司徒柱國魏國公謚文穆子泰工部侍郎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祖安厚父世英康早孤力學旁通術數宋吕文德江萬里留夢炎皆推重之

辟置幕下宋亡隱衡山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丞崔彧祀南嶽就訪隱逸彧兄湖南行省參政崔斌言康隱衡山學通天文地理彧還具以聞遣使召康與斌偕至京師十五年夏四月至上都見帝親試所學大驗授著作佐郎仍以內嬪松夫人妻之凡召對禮遇殊厚呼以明遠而不名嘗面諭凡有所問使極言之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一理艮宮主大將客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明年春京城當有盜兵事干將相十九年三月盜

果赴京師殺阿哈瑪特等帝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康曰南國甫定民力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筭舉兵不利從之嘗賜太史院錢分千貫以與康不受衆服其廉久之乞歸田里優詔不許遷奉直大夫秘書監丞年六十五卒子天祐

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貲雄鄉里杲幼歲好醫藥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

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性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謁也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為尤長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杲謂衆醫曰疾深矣内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今用滲泄之劑而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啟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其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

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何藥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之過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藏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温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杲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

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妻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杲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邪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乃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病遂不作馮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

七八至醫欲以承氣湯下之已煑藥而杲適從外來馮告之故杲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内經有言在脉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之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今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頃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師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杲以長針刺骫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

剌之如此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已裴擇之妻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藥投之杲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温劑太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杲之設施多類此當時之人皆以神醫目之所著書今多傳於世云

工藝

孫威渾源人幼沈鷙有巧思金貞祐間應募爲兵以驍勇稱及雲中來附守帥表授義軍千戶從軍攻潞州破

鳳翔皆有功善為甲嘗以意製蹄筋翎根鎧以獻太祖親射之不能徹大悅賜名伊克烏蘭佩以金符授順天安平懷州河南平陽諸路工匠都總管從攻邠乾突戰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為吾甲冑計乎因命諸將衣其甲者問曰汝等知所愛重否諸將對皆失旨意太祖曰能捍敵爾輩以與我國家立功者非威之甲耶而爾輩言不及此何也復以錦衣賜威每從戰伐恐民有横被屠戮者輒以蒐簡工匠為言而全活之

歲庚子卒年五十八至大二年贈中奉大夫武備院使
神川郡公諡忠惠子拱為監察御史從襲順天安平懷
州河南等路甲匠都總管巧思如其父常製甲二百八
十襲以獻至元十一年别製疊盾其製張則為盾斂則
合而易持世祖以為古所未有賜以幣帛丞相巴延南
征以甲冑不足詔諸路集匠民分製拱董順天河閒甲
匠先期畢工且象虎豹異獸之形各殊其制皆稱旨十
五年授保定路治中適歲饑議開倉賑民或曰宜請於

朝拱曰救荒事不可緩也若得請而後發粟以賑之則
民餒死矣苟見罪吾自任之遂發粟四千五百石以賑
饑民高陽土豪據沙河橋取行者錢人以為病拱執而
罪之二十二年除武備少卿遷大都路軍器人匠總管
陞工部侍郎成宗即位典朝會供給賜銀百兩織紋段
五十匹帛二十五匹鈔萬貫元貞二年授大同路總管
兼府尹大德五年遷兩浙都轉運使鹽課舊二十五萬
引歲不能足拱至增五萬引遂為定額九年改益都路

總管兼府尹仍出內府弓矢寳刀賜之卒於官贈大司農神川郡公謚文莊

阿剌卜丹回回氏西域茂薩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徵礮匠於宗王額呼布格王以阿喇卜丹伊斯瑪音應詔二人舉家馳驛至京師給以官舍首造大礮竪於五門前帝命試之各賜衣段十一年國兵渡江平章阿爾哈雅遣使求砲手匠命阿剌卜丹往破潭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十五年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十七年陞見

賜鈔五千貫十八年命屯田於南京二十二年樞密院奉旨改元帥府為回回礮手軍匠上萬戶府以阿喇卜丹為副萬戶大德四年告老子布木濟勒襲副萬戶皇慶元年卒子瑪哈瑪廸沙襲

伊斯瑪音回回氏西域實喇人也善造礮至元八年與阿喇卜丹至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未下伊斯瑪音相地勢置礮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催陷入地七尺宋安撫呂文煥懼以城降

既而以功賜銀二百五十兩命為回回礮手總管佩虎符十一年以疾卒子本布襲職時國兵渡江宋兵陳於南岸擁舟師迎戰本布於北岸竪礮以擊之舟悉沉没後每戰用之皆有功十八年佩三珠虎符加鎮國上將軍回回礮手都元帥明年改軍匠萬户府萬户遷刑部尚書以弟額布爾沁為萬户佩元降虎符官廣威將軍本布俄進道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賜鈔二萬五千貫俾養老焉子哈克繖襜授昭信校尉高郵府同知致和

元年八月樞密院檄額布爾沁所部軍匠至京師賜鈔二千五百貫金綺四端與瑪哈瑪廸沙造礮天歷三年以疾卒子雅勒呼襲

阿爾尼格尼博羅國人也其國人稱之曰巴勒布幼敏悟異凡兒稍長誦習佛書期年能曉其義同學有為繪畫粧塑業者讀尺寸經阿爾尼格一聞即能記長善畫塑及鑄金為像中統元年命帝師帕克斯巴建黄金塔於吐蕃尼博囉國選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求部送

之人未得阿爾尼格年十七請行衆以其幼難之對曰年幼心不幼也乃遣之帝師一見奇之命監其役明年塔成請歸帝師勉以入朝乃祝髮受具為弟子從帝師入見帝視之久問曰汝來大國得無懼乎對曰聖人子育萬方子至父前何懼之有又問汝來何為對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載而成見彼土兵難民不堪命願陛下安輯之不遠萬里為生靈而來耳又問汝何所能對曰臣以心為師頗知畫塑鑄金之藝帝命取明堂

針灸銅像示之曰此安撫王檝使宋時所進歲久闕壞無能修完之者汝能新之乎對曰臣雖未嘗為此請試之至元二年新像成闗鬲脉絡皆備金工歎其天巧莫不愧服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為七寶鑌鐵法輪車駕行幸用以前導原廟列聖御容織錦為之圖畫弗及也至元十年始授人匠總管銀章虎符十五年有詔返初服授光禄大夫大司徒領將作院事寵遇賞賜無與為比卒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涼國公上柱國謚敏

慧子六人曰阿僧格大司徒阿咱爾諸色人匠總管府
達嚕噶齊有劉元者嘗從阿爾尼格學西天梵相亦稱
絶藝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始為黄冠師事青州杞道
録傳其藝非一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搏換為
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尤古
粹識者以為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由是兩賜宮女為
妻命以官長其屬行幸必從仁宗嘗勑元非有旨不許
為人造他神像後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為造仁聖帝

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憂深思遠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為相臣者遽走廟中為之即日成士大夫觀者咸歎異焉其所為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見者元官為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卿以壽終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成像云

元史卷二百三

元史卷二百三考證

張康傳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丞崔彧祀南嶽　按本傳彧拜中丞在至元十九年遣祀南嶽事紀與彧傳皆不載疑傳有誤

阿爾尼格傳劉元摶換佛像　按輟耕錄摶換亦作摶丸又名脫活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二百四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九十一

宦者

前世宦者之禍嘗烈矣元之初興非能有鑒乎古者然歷十有餘世考其亂亡之所由而初不自奄人出何哉蓋自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廷凡飲食冠服書記上

所常御者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為之長號四集賽故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及其子孫之生而貴者而宦官之擅權竊政者不得有為於其間雖或有之然不旋踵而遂敗此其詒謀可謂度越前代者矣如孛邦寧者以亡國奄豎遭遇世祖進齒薦紳遂躋極品然其言亦有可稱者焉至於保布哈乃東夷之人始以西宫同里因緣柄用遂與權奸同惡相濟訖底於誅戮則固有以致之也用特著之於篇

李邦寧字叔固錢塘人初名保寧宋故小黄門也宋亡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内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及諸蕃語即通解遂見親任授御帶庫提㸃陞章佩少監遷禮部尚書提㸃太醫院事成宗即位進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帝甞寢疾邦寧不離左右者十餘月武宗立命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辭曰臣以奄腐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禄榮寵過甚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何敢當宰輔者

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於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邦寧曰此何篋也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為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遽曰世祖雖神聖然嗇於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為後世法一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

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算旦暮不給必將橫斂掊怨豈美事耶太后及帝深然其言俄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遙授丞相行大司農領太醫院事階金紫光祿大夫太廟舊嘗遣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寧諫曰先朝欲非不親致饗祀誠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開彰孝道以率先天下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循習故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即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寧為大禮

使禮成加恩三代曾祖頤贈銀青光禄大夫司徒謚敬懿祖德懋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謚忠獻父撝贈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謚文穆仁宗即位以邦寧舊臣賜鈔千錠辭弗受國學將釋奠勑遣邦寧致祭於文宣王點視畢至位立殿户方闔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初仁宗為皇太子丞相三寶努等用事條畫新政以亂舊章畏仁宗英

明邦寧揣知其意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仁宗即位左右咸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以疾卒

保布哈高麗人亦曰旺布哈皇后奇氏微時與布哈同鄉里相為依倚及選為宮人有寵遂為第二皇后居興

聖宫生皇太子阿裕爾實哩達喇於是布哈以閹人入
事皇后者有年皇后愛幸之情意甚膠固累遷官至榮
祿大夫資政院使資正院者皇后之財賦悉隷焉至正
十八年京師大饑疫時河南北山東郡縣皆被兵民之
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師以故死者相枕藉布哈欲要譽
一時請於帝市地收瘞之帝賜鈔七千錠中宫及興聖
隆福兩宫皇太子皇太子妃賜金銀及他物有差省院
施者無算布哈出玉帶一金帶一銀二錠米三十四斛

麥六斛青貂銀鼠裘各一襲以為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深及泉男女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舁負相踵既覆土就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會至二十年四月前後瘞者二十萬用鈔二萬七千九十餘錠米五百六十餘石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者予之藥不能喪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翥為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於是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乃謀內禪皇太

子而使布哈喻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荅二十年太平
乃罷去而獨吹斯戩為丞相時帝益厭政布哈秉間用
事與吹斯戩相為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而不
聞內外解體然根株盤固氣焰薰灼內外百官趣附之
者十九又宣政院使托歡與之同惡相濟為國大蠹二
十三年監察御史額森特穆爾孟額森布哈傳公讓等
乃劾奏保布哈托歡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魯達實以
其事聞皇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乃皆坐

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上皇太子書切諫之而臺
臣大小皆辭職皇太子乃為言於帝令二人皆辭退而
祖仁言猶不已又上皇帝書言二人亂階禍本今不芟
除後必不利漢唐季世其禍皆起此輩而權臣藩鎮乘
之故干尋之木吞舟之魚其腐敗必由於內陛下誠思
之可為寒心臣願俯從臺諫之言將二人特加擯斥不
令以辭退為名成其姦計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
此二人始將士孰不效力寇賊亦皆喪膽天下可全而

有以還祖宗之舊若優柔不斷彼惡日盈將不可制臣寧餓死於家誓不與同朝牽聯及禍語具陳祖仁傳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布哈驕恣無上招權納賂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漸不可長衆人所共知之獨主上與殿下未之知耳自古宦者近君親上使少得志未有不為國家禍者望殿下思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投之四夷以快衆心則紀綱可振紀綱振則天下之公論為可畏法度為不

可犯政治修而百廢舉矣由是帝大怒國鳳祖仁等亦皆左遷時鲁達實執其事頗力皇太子因惡之而皇后又譖之於内帝以魯達實母舅故封為雍王遣歸國已而復以布哈為集賢大學士崇正院使皇后之力也魯達實至大同遂留博囉特穆爾軍中是時𠯆斯戩保布哈方倚庫庫特穆爾為外援怨博囉特穆爾匿魯達實不遣遂誣博囉特穆爾與魯達實謀不軌二十四年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博囉特穆爾知不出帝意皆

吹斯戩保布哈所為怒不奉詔宗王巴延特穆爾等為表言其誣枉而朝廷亦畏其强不可制復下詔數吹斯戩保布哈互相壅蔽簧惑主聽之罪屏吹斯戩於嶺北竄阿布哈於甘肅以快衆憤而復博囉特穆爾官爵然吹斯戩保布哈皆留京城實未嘗行未幾博囉特穆爾遣圖沁特穆爾以兵向闕聲言清君側之惡四月十二日駐於清河帝遣達勒達國師問故往復數四言必得吹斯戩保布哈乃退兵帝度其勢不可解不得已執而

畀之其兵乃退保布哈遂為博囉特穆爾所殺事具吹

斯戩博囉特穆爾傳

[seal stamp]

元史卷二百四

元史卷二百四考證

李邦寧傳提點太醫院事　事訛使據百官志改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卷二百五至七

檢討臣翁樹培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元史卷二百五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九十二

姦臣

古之為史者善惡備書所以示勸懲也故孔子修春秋於亂臣賊子之事無不具載而楚之史名檮杌皆以戒夫為惡者使知所懼而不敢肆焉後世作史者有酷吏

佞幸姦臣叛逆之傳良有以也元之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畧於懲惡是蓋當時史臣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之爾然奸巧之徒挾其才術以取富貴竊威福始則毒民誤國而終至於殞身亡家者其行事之槩亦或散見於實錄編年之中猶有春秋之意存焉謹撮其尤彰著者彙次而書之作姦臣傳以為世鑒而叛逆之臣亦各以類附見云

阿哈瑪特回紇人不知其所由進世祖中統三年始命

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財賦之任專委之阿哈瑪特奏降條畫宣諭各路運司明年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給授宣牌以興鼓鑄之利世祖陞開平為上都又以阿哈瑪特同知開平府事領左右部如故阿哈瑪特奏以禮部尚書摩和納兼領已括户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十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輸官者凡四萬石至元元年正月阿哈瑪特言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

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自今歲增五千兩無問僧道軍匠等戶鈞出其賦其民間通用小鹽從便是年秋八月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超拜阿哈瑪特為中書平章政事階榮禄大夫三年正月立制國用使司阿哈瑪特又以平章政事領使職久之制國用使司奏以東京歲課布疏惡不堪用者就以市羊於彼真定順天金銀不中程者宜改鑄布格齊山出石絨織為布火不能然請遣官採取又言國家費用浩繁今歲自車

駕至都已支鈔四千錠恐來歲度支不足宜量節經用
十一月制國用使司奏桓州峪所採銀鑛已十六萬斤
百斤可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採鑛所需鬻錫以給之
悉從其請七年正月立尚書省罷制國用使司又以阿
哈瑪特平章尚書省事阿哈瑪特多智巧言以功利成
效自負衆咸稱其能世祖急於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
績又見其與丞相錫津史天澤等爭辨屢有以詘之由
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愎益甚矣

丞相安圖含容久之言於世祖曰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宜各循常制奏事其大者從臣等議定奏聞已有旨俞允今尚書省一切以聞似違前奏世祖曰汝所言是豈阿哈瑪特以朕信用敢如是耶其不與卿議非是宜如卿言又言阿哈瑪特所用部官左丞許衡以為多非其人然已得旨咨請宣付如不與恐異日有辭宜試其能否久當自見世祖然之五月尚書省奏括天下戶口既而御史臺言所在捕蝗百姓勞擾括戶事宜

少緩遂止初立尚書省時有旨凡銓選各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尚書省由尚書咨中書聞奏至是阿哈瑪特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丞相安圖以為言世祖問阿哈瑪特阿哈瑪特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宜自擇安圖因請自今唯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哈瑪特庶事體明白世祖俱從之八年三月尚書省再以閱實戶口事奏條畫詔諭天下是歲奏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為常額仍令本路兼領九年併尚書

入中書省又以阿哈瑪特為中書平章政事明年又以其子呼遜為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尹右丞相安圖見阿哈瑪特擅權日甚欲救其弊乃奏大都路總管以下多不稱職乞選人代之又奏阿哈瑪特張惠挾宰相權為商賈以網羅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無所訴阿哈瑪特曰誰為此言臣等與廷辯安圖進曰省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狀明白世祖曰若此者徵畢當顯黜之旣而樞密院奏以呼遜同僉樞密院事世祖不允曰彼賈

胡事猶不知況可責以機務耶十二年巴延伐宋旣渡
江捷報日至世祖命阿哈瑪特姚樞圖克坦公履張文
謙陳漢歸楊誠等議行鹽鈔法於江南及鬻藥材事阿
哈瑪特奏樞云江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
巴延已嘗榜諭交會不换今亟行之失信於民文謙謂
可行與否當詢巴延漢歸及誠皆言以中統鈔易其交
會何難之有世祖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朕嘗以此問
陳巖巖亦以宋交會速宜更換今議已定當依汝言行

之又奏北鹽藥材樞與公履皆言可使百姓從便販鬻

臣等以為此事若小民為之恐紊亂不一擬於南京衛

輝等路籍括藥材蔡州發鹽十二萬斤禁諸人私相貿

易世祖曰善其行之十二年阿哈瑪特又言比因軍興

之後減免編民征稅又罷轉運司官令各路總管府兼

領課程以致國用不足臣以為莫若驗戶數多寡遠以

就近立都轉運司量增舊額選廉幹官分理其事應公

私鐵鼓鑄官為局賣仍禁諸人毋私造銅器如此則民

力不屈而國用充矣乃奏立諸路轉運司以額伯爾沁扎瑪里鼎張暠富珪蔡德潤赫舍哩亨阿里和卓完顔迪姜毅阿喇卜丹都爾蘇等為使有伊瑪都木達者貿官銀得罪而罷既死而所負尚多中書省奏議裁處世祖曰此財穀事與阿哈瑪特議之十五年正月世祖以西京饑發粟萬石賑之又諭阿哈瑪特宜廣貯積備闕乏阿哈瑪特奏自今御史臺非白省毋擅召倉庫吏毋究索錢穀數及集議中書不至者罪之其沮抑臺察如

此四月湖南中書左丞崔斌奏曰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命阿里等澄汰今已顯有徵驗蔽不以聞是為罔上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哈瑪特溺於私愛以不肖子瑪蘇庫充達嚕噶齊佩虎符此豈量才授任之道又言阿哈瑪特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今身為平章而子若姪或為行省參政或為禮部尚書將作院達嚕噶齊領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自背前言有虧公道詔並罷黜之然終不以是為阿哈瑪特罪世祖嘗謂淮西宣慰

使昂吉爾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
者乃為稱職阿爾哈雅敏珠爾丹等亦未可相回回人
中阿哈瑪特才任宰相其為上稱道如此十六年四月
中書奏立江西榷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
舉司未幾以呼遜為中書右丞明年中書省奏安塔哈
阿里言今立宣課提舉司官吏至五百餘員左丞陳巖
范文虎等言其擾民且侵盜官錢乞罷之阿哈瑪特奏
昨詔籍江南糧數屢移文取索不以實上遂與樞密院

御史臺及廷臣諸老集議謂設立運司官多俸重宜諸路立提舉司都省行省各委一人任其事今行省未嘗委人即請罷之乃歸咎臣等然臣所委人有至者僅兩月計其侵用凡千一百錠以彼所管四年較之又當幾何今立提舉司未及三月而罷豈非恐彼姦弊呈露故先自言以絶迹耶宜令御史臺遣能臣同往凡有非法具以實聞世祖曰阿哈瑪特所言是其令臺中選人以往若已能自白方可責人阿哈瑪特嘗奏宜立大宗正府

世祖曰此豈卿輩所宜言乃朕事也然宗正之名朕未之知汝言良是其思之阿哈瑪特欲理算江淮行省平章阿里布右丞雅克特穆爾立行省以來一切錢穀奏遣博囉罕岱爾劉思愈等往檢覈之得其擅易命官八百員自分左右司官及鑄銅印等事以聞世祖曰阿里布等何以為辭阿哈瑪特曰彼謂行省嘗鑄印矣臣謂昔以江南未定便宜行之今與昔時事異又擅支糧四十七萬石奏罷宣課提舉司及中書遣官理筭徵鈔萬

二千錠有奇二人竟以是就戮阿哈瑪特在位日久益肆貪橫援引奸黨郝禎耿仁驟升同列陰謀交通專事蒙蔽逋賦不蠲衆庶流移京兆等路歲辦課至五萬四千錠猶以為未實民有附郭美田輙取為已有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有宿衛士秦長卿慨然上書發其姦竟為阿哈瑪特所害斃於獄事見長卿傳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都皇太子從有益都千戶王著者素志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鎚誓願擊阿哈

瑪特首會妖僧高和尚以秘術行軍中無驗而歸詐稱死殺其徒以尸欺衆逃去人亦莫知著乃與合謀以戊寅日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詣中書省令市齋物省中疑而訊之不伏及午著又遣崔總管矯傳令旨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若干以是夜會東宮前易莫察其偽即令指揮使顔義領兵俱往著自馳見阿哈瑪特詭言太子將至令省官悉候宮前阿哈瑪特遣右司郎中托歡徹爾等數騎出關

北十餘里遇其衆偽太子者責以無禮盡殺之奪其馬南入健德門夜二鼓莫敢何問至東宫前其徒皆下馬獨偽太子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哈瑪特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禎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樞密院御史臺留守司官皆遥望莫測其故尚書張九思自宫中大呼以為詐留守司達嚕噶齊布敦遂持梃前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等逃去著挺身請囚中丞額森特穆爾馳

奏世祖時方駐蹕察汗諾爾聞之震怒即日至上都命樞密副使博羅司徒和爾果斯參政阿里等馳驛至大都討為亂者庚辰獲高和尚於高梁河辛巳博囉等至都壬午誅王著高和尚於市皆醢之并殺張易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阿哈瑪特死世祖猶不深知其姦令中書毋問其妻子及詢博囉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尸於通玄門外縱犬啗其肉百官

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没其家屬財產其妾有名
引住者籍其藏得二熟人皮於櫃中兩耳俱存一閹豎
專掌其局鑰訊問莫知為何人但云詛咒時置神座其
上應驗甚速又以絹二幅畫甲騎重重圍守一幄殿兵
皆張弦挺刃內向如擊刺之為者畫者陳其姓又有曹
震圭者嘗算阿哈瑪特所生年月王臺判者妄引圖讖
皆言涉不軌事聞勑剝四人者皮以徇
盧世榮大名人也阿哈瑪特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

榷茶運使後以罪廢阿哈瑪特死廷臣諱言財利事皆
無以副世祖裕國足民之意有僧格者薦世榮有才術
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世祖召見奏
對稱旨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召中書省官與世
榮廷辨論所當為之事右丞相和爾果斯等守正不撓
為强詞所勝與右丞敏珠爾丹參政張雄飛溫德亨皆
罷起安圖為右丞相以世榮為右丞而左丞史樞參政
博囉默色哈雅薩題勒客實參議中書省事貝降皆世

榮所薦世榮既驟被顯用即日奉旨中書整治鈔法遍行中外官吏奉法不虔者加以罪翌日同右丞相安圖奏竊見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給行乞於市非盛世所宜見宜官給衣糧委各路正官提舉其事又奏懷孟竹園江湖魚課及襄淮屯田事越三日安圖奏世榮所陳數事乞詔示天下世祖曰除給丐者衣食外並依所陳乃下詔云金銀係民間通行之物自立平準庫禁百姓私相買賣今後聽民間從便交易懷孟諸路竹貨係百

姓栽植有司拘禁發賣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貨不通今罷各處竹監從民貨賣收稅江湖魚課已有定例長流採捕貧民恃以為生所在拘禁今後聽民採用畢國事務往來全資站驛馬價近增又令各戶供使臣飲食以致疲獘今後除驛馬外其餘官為支給既而中書省又奏鹽每引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欲便民食今官豪詭名罔利停貨待價至一引賣八十貫京師一百二十貫貧者多不得食議以二百萬引給商一百萬引散諸

路立常平鹽局或販者增價官平其直以售庶民用給而國計亦得世祖從之世榮居中書未十日御史中丞崔彧言其不可為相大忤旨下彧吏按問罷職世榮言京師富豪戶釀酒酤賣價高味薄且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明年正月壬午世祖御香殿世榮奏臣言天下歲課鈔九十三萬二千六百錠之外臣更經畫不取於民裁抑權勢所侵可增三百萬錠初未行下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世祖曰不必

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奏古有榷酤之法今宜立四品提
舉司以領天下之課歲可得鈔千四百四十錠自王文
統誅後鈔法虛弊為今之計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
至元錢及製綾券與鈔參行因以所織綾券上之世祖
曰便益之事當速行之又奏於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轉
運司造船給本令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
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
給告者今國家雖有常平倉實無所蓄臣將不費一錢

但盡禁權勢所擅産鐵之所官立鑪鼓鑄為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鹽課糴粟積於倉待貴時糶之必能使物價恒賤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凖然無曉規運者以致鈔法虛獘諸物踊貴宜令各路立平凖周急庫輕其月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衆而本且不失又隨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於各都立市易司領諸牙儈人計商人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為率四給牙儈六為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

興等路以官錢買獎帛易羊馬於北方選蒙古人牧之
收其皮毛筋骨酥酪等物十分為率官取其八二與牧
者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曰汝先言數事皆善固
當速行此事亦善祖宗時亦欲行之而不果朕當思之
世榮因奏曰臣之行事多為人所怨後必有譖臣者臣
實懼焉請先言之世祖曰汝言皆是惟欲人無言者安
有是理汝無防朕飲食起居間可自為防疾足之犬狐
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彼姦偽者

則不愛耳汝之職分旣定其毋以一二人從行亦當謹衛門户遂諭丞相安圖增其從人其為帝所倚眷如此又十餘日中書省請罷行御史臺其所隸按察司隸内臺又請隨行省所在立行樞院世祖曰行院之事前日已議由阿哈瑪特任智自私欲其子呼遜行省兼兵柄而止汝今行之於事為宜明日奏陞六部為二品又奏令按察司總各路錢穀擇幹濟者用之其刑名事上御史臺錢穀由部申省世祖曰汝與老臣共議然後行之

可也二月辛酉御史臺奏中書省請罷行臺改按察為提刑轉運司俾兼錢穀臣等竊惟初置行臺時朝廷老臣集議以為有益今無所損不可輒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請右丞相復與朝廷老臣集議得旨如所請壬戌御史臺奏前奉旨令臣等議罷行臺及兼轉運事世榮言按察司所任皆長才舉職之人可兼錢穀而廷臣皆以為不可彼所取人臣不敢止惟言行臺不可罷者衆議皆然世祖曰世榮以為何如奏曰欲罷

之耳世祖曰其依世榮言中書省奏立規措所秩五品所司官吏以善賈者為之世祖曰此何職世榮對曰規畫錢穀者遂從之又奏凡能規運錢穀者向日皆在阿哈瑪特之門今籍錄以為汙濫此豈可盡廢臣欲擇其通才可用者然懼有言臣用罪人世祖曰何必言此可用者用之遂以前河間轉運使張弘綱斯多卜丹博囉哈斯孫桓並為河間山東等路都轉運鹽使餘擢用者甚衆世榮旣以利自任懼怨之者衆乃以九事說世祖

詔天下其一免民間包銀三年其二官吏俸免民間帶納其三免大都地稅其四江淮民失業貧困鬻妻子以自給者所在官為收贖使為良民其五逃移復業者免其差稅其六鄉民造醋者免收課其七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課減免一分其八添支內外官吏俸五分其九定百官考課升擢之法大抵欲以釋怨要譽而已世祖悉從之既而又奏立真定濟南江淮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使以治課程仍立條例禁諸司不得追攝管課官吏

及遣人輒至辦課處沮擾按察司不得檢察文卷又奏大都酒課日用米千石以天下之衆比京師當居三分之二酒課亦當日用米二千石今各路但總計日用米三百六十石而已其奸欺盜隱如此安可不禁臣等已責各官增舊課二十倍後有不如數者重其罪皆從之三月庚子世榮奏以宣德王好禮並為淛西道宣慰使世祖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奏彼入狀中書能歲辦鈔七十五萬錠是以令往從之四月世榮奏曰臣伏蒙

聖眷事皆委臣臣愚以為今日之事如數萬頃田昔無田之者草生其間臣今創田之巳耕者有焉未耕者有焉或纔播種或旣生苗然不令人守之為物蹂踐則可惜也方今丞相安圖督臣所行是守田者也然不假之以力則田者亦徒勞耳守田者假之以力矣而天不雨則亦終無成所謂天雨者陛下與臣添力是也惟陛下憐臣世祖曰朕知之矣令奏行事之目皆從之世榮居中書纔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

左司郎中周戭與世榮稍不合坐以廢格詔旨奏而殺之朝中凜凜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章劾之大槩言其苛刻誅求為國斂怨將見民間凋耗天下空虛考其所行與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賤今百物愈貴始言課程增至三百萬錠不取於民今迫脅諸路勒令如數虛認而已始言令民快樂今所為無非擾民之事若不早為更張待其自敗正猶蠹雖除而木已病矣世祖時在上都御史大夫

伊蘇特穆爾以其狀聞世祖始大悟即日遣索多巴圖爾推勒特穆爾等還大都命安圖集諸司官吏老臣儒士知民間事者同世榮聽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赴上都壬戌御史中丞阿拉克特穆爾郭佑侍御史白推勒特穆爾參政薩題勒察實等以世榮所伏罪狀奏曰不白丞相安圖支鈔二十萬錠擅升六部為二品效李壇令急遞鋪用紅青白三色囊轉行文字不與樞密院議調三行省萬二千人置濟州委漕運使陳柔為萬户

管領以沙全代萬戶甯玉戍淛西吳江用阿哈瑪特黨
潘傑馮珪為杭鄂二行省參政宣德為杭州宣慰餘分
布中外者衆以鈔虛閉回易庫民間昏鈔不可行罷白
酵課立野麪木植磁器桑棗煤炭匹叚青果油坊諸牙
行調出縣官鈔八十六萬餘錠丞相安圖言世榮昔奏
能不取於民歲辦鈔三百萬錠令鈔復實諸物悉賤民
得休息數月即有成效今已四閱月所行不符所言錢
穀出者多於所入引用憸人紊亂選法翰林學士趙孟

傳以為世榮初以財賦自任當時人情不敢預料將謂別有方術可以增益國用及今觀之不過如御史所言更張之機正在今日若復恣其所行為害非細阿拉克特穆爾同天祥等與世榮對於世祖前悉欵伏遣呼圖克岱爾傳旨中書省丞相安圖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更者更之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處遂下世榮於獄十一月乙未世祖問呼喇珠曰汝於盧世榮有何言對曰近漢人新居中書者言世榮欵伏罪無遺

者獄已竟矣猶日養之徒費廪食有旨誅世榮封其肉以食禽獺

僧格丹巴國師之弟子也能通諸國言語故嘗為西番譯使為人狡黠豪横好言財利事世祖喜之及後貴幸乃諱言師事丹巴而背之至元中擢為總制院史總制院者掌浮屠氏之教兼治吐番之事御史臺嘗欲以章閭為按察使世祖曰此人僧格嘗言之及盧世榮見用亦由僧格之薦中書省嘗令李留判者市油僧格自請

得其錢市之司徒和爾果斯謂非汝所宜為僧格不服至與相毆且謂之曰與其使漢人侵盜曷若與僧寺及官府營利息乎乃以油萬斤與之僧格後以所營息錢進和爾果斯曰我初不悟此也一日僧格在世祖前論和雇和買事因語及此世祖益喜始有大任之意嘗諭令僧格具省臣姓名以進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僧格咸與聞焉二十四年閏二月復置尚書省遂以僧格與特穆爾為平章政事詔告天下改行中書省為行尚

書省六部為尚書六部三月更定鈔法頒行至元寶鈔於天下中統鈔通行如故僧格嘗奉旨檢覈中書省事凡校出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昏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平章敏珠爾丹即自伏參政楊居寬微自辨謂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僧格令左右拳其面因問曰既典選事果無黜陟失當者乎尋亦引服參議貝降以下凡鉤考違惰耗失等事及參議王巨濟嘗言新鈔不便忤旨各欵伏遣參政實都奏聞世祖令丞相安圖與僧格

共議且諭毋令敏珠爾丹等後得以脅問誣伏為辭此輩固狡獪人也數日僧格又奏鞫中書參政郭佑多所逋負尸位不言以疾為托臣謂中書之務隳惰如此汝力不能及何不告之蒙古大臣故毆辱之今已款伏世祖窮詰之佑與居寛後皆棄市人咸寃焉臺吏王良弼嘗與人議尚書省政事又言尚書鉤校中書不遺餘力他日我曹得發尚書奸利其誅籍無難僧格聞之捕良弼至與中書臺院扎爾古齊鞫問款伏為此曹誹謗不

誅無以懲後遂誅良弼籍其家有吳德者嘗為江寧縣
達嚕噶齊求仕不遂私與人非議時政又言尚書今日
覈正中書之弊他日復為中書所覈汝獨不死也耶或
以告僧格亟捕按問殺之沒其妻子入官僧格嘗奏以
沙布鼎遷授江淮行省左丞烏瑪喇為參政依前領泉
府市舶兩司貝降福建行省平章既得旨乃言於世祖
曰臣前言凡任省臣與行省官並與丞相安圖共議今
奏用沙布鼎烏瑪喇等適丞相還大都不及通議臣恐

有以前奏為言者世祖曰安圖不在朕若主也朕已允行有言者其令朕前言之時江南行臺與行省並無文移事無巨細必咨内臺呈省聞奏僧格以其往復稽留誤事宜如内臺例分呈各省又言按察司文案宜從各路民官檢覈遞相糾舉且自太祖時有旨凡臨官事者互相覺察此故事也從之十月乙酉世祖遣諭旨翰林諸臣以丞相領尚書省漢唐有此制否咸對曰有之翊日左丞葉李以翰林集賢諸臣所對奏之且言前省官

不能行者平章僧格能之宜為右丞相制曰可遂以僧格為尚書右丞相兼統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進階金紫光禄大夫於是僧格奏以平章特穆爾代其位右丞鄂爾根薩里陞平章政事葉李遷右丞參政馬紹陞左丞十一月僧格言臣前以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縣官吏稽緩誤事奉旨遣人遍笞責之今真定宣慰使蘇格南京宣慰使達實密皆勲賢舊臣之子宜取聖裁敕罷其任明年正月以甘肅行尚書省參政特默格無心任

事又不與協力奏濟雅岱代之未幾又以江西行尚書省平章政事呼圖克特穆爾不職奏罷之兵部尚書呼圖克岱爾不勤其職僧格毆罷之而後奏世祖曰若輩不罷汝事何由得行也萬億庫有舊牌條七千餘條僧格言歲久則腐宜析而他用賜諸王出白銀二萬五千兩幣帛萬疋載以官驢至則并以為賜僧格言不若以驢載玉而回世祖甚然之其欲以小利結知如此漕運司達嚕噶齊齊喇未嘗巡察沿河諸倉致盜詐腐敗者

多僧格議以兵部侍郎塔齊爾代之自立尚書省凡倉庫諸司無不鈎考先摘委六部官復以為不專乃置徵理司以治財穀之當追者時僧格以理筭為事毫分縷析入倉庫者無不破産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十月僧格奏湖廣行省錢穀已責平章約蘇穆爾自首償矣外省欺盜必多乞以參政實都戸部尚書王巨濟參議尚書省事阿織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司何榮祖扎爾古齊圖古勒泉府司卿李祐奉御吉達監察御史戎益

僉樞密院事崔彧尚書省斷事官燕真刑部尚書安祐監察御史巴延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每省各二人特給印章與之省部官既去事不可廢擬選人為代聽食元俸理算之間宜給兵以備使令且以為衛世祖皆從之當是時天下騷然江淮尤甚而諛佞之徒方且諷都民史吉等為僧格立石頌德世祖聞之曰民欲立則立之仍以告僧格使其喜也於是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之碑僧格又以總制院

所統西番諸宣慰司軍民財穀事體甚重宜有以崇異之奏改為宣政院秩從一品用三臺銀印世祖問所用何人對曰臣與托音於是命僧格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兼宣政使領功德使司事托音同為使世祖嘗召僧格謂曰朕以葉李言更至元鈔所用者法所貴者信汝無以楮視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識之二十六年僧格請鈎考甘肅行省尚書及益都淄萊淘金總管府僉省趙仁榮總管明埒等皆以罪罷世祖幸上都僧格言

去歲陛下幸上都臣日視内帑諸庫今歲欲乘小輿以行人必竊議世祖曰聽人議之汝乘之可也僧格又奏近委省臣檢責左右司文簿凡經監察御史稽照者遺逸尚多自今當令監察御史即省部稽照書姓名於卷末苟有遺逸易於歸罪仍命侍御史堅通視之失則連坐世祖從之乃笞監察御史四人是後監察御史赴省部者掾令史與之抗禮但遣小吏持文簿置案而去監察御史遍閲之而臺綱廢矣參政實都既去尋召赴闕

以戶部尚書王巨濟專任理筭江淮省左丞相孟古岱總之閏十月僧格輔政碑成樹於省前樓覆其上而丹艧之僧格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償所出以往歲計之不足者餘百萬錠自尚書省鈎考天下財穀頼陛下福以所徵補之未嘗歛及百姓臣恐自今難用此法矣何則倉庫可徵者少而盜者亦鮮矣臣憂之臣愚以為鹽課每引今直中統鈔三十貫宜增為一錠茶每引今直五貫宜增為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宜增額十萬錠

内地五萬錠恊濟户十八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增為全賦如此則國用庶可支臣等免於罪矣世祖曰如所議行之僧格既專政凡銓調内外官皆由於巳而其宣勑尚由中書僧格以為言世祖乃命自今宣勑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刑爵為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脱求爵者得綱紀大壊人心駭愕二十八年春世祖畋於漷北伊埒薩巴及額森特穆爾徹爾等劾奏僧格專權黷

貨時博果密出使三遣人趣召之覲於行殿世祖以問博果密對曰僧格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誣以他罪而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蠭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留守賀巴延亦嘗為世祖陳其奸欺久而言者益衆世祖始决意誅之三月世祖諭大夫阿爾雲曰屢聞僧格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捶撻御史其所罪者何事當與辨之僧格等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等勘驗辨論往復數四僧

格等辭屈明日帝駐蹕土口復召御史臺暨中書尚書兩省官辨論尚書省執卷奏曰前浙西按察司濟瓚監閱燒鈔受贓至千錠嘗檄臺徵之三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今尚書省折卷持對其𡚁可見舒庫爾齊舍哩抱卷至前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𡚁也若輩為宰相乃折卷破印與人辨是教吏為奸當治其罪世祖是之責御史臺曰僧格為惡始終四年其奸贓暴著非一汝臺臣難云不知中丞趙國輔對曰知之世

祖曰知而不劾自當何罪思敬等對曰奪官追俸惟上
所裁數日不決大夫阿爾斐奏臺臣久任者當斥罷新
者存之乃仆僧格輔政碑下獄究問至七月伏誅平章
約蘇穆爾者僧格之妻黨在湖廣時正月朔旦百官會
行省朝服以俟約蘇穆爾召至其家受賀畢方詣省望闕
賀如常儀又陰召卜者有不軌言至是中書列其罪以
聞世祖命械致湖廣即其省戮之
特們德爾者穆爾齊之子也初嘗逮事世祖成宗大德

間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武宗即位為宣徽使至
大元年由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拜雲南行省左丞相居
二載擅離職赴闕尚書省奏奉旨詰問尋以皇太后旨
宥罪還職明年正月武宗崩仁宗在東宮以丞相三寶
努等變亂舊章欲誅之用諤勒哲李孟為中書平章政
事銳欲更張庶務而皇太后在興聖宫已有旨召特們
德爾為中書右丞相踰月仁宗即位因遂相之及幸上
都命特們德爾留守大都平章諤勒哲等奏故事丞相

留京師者出入得張蓋今右丞相特們德爾大都居守時方盛暑請得張蓋如故事許之是年冬制贈特們德爾曾祖蘇海翊運宣力保大功臣太尉謚武烈祖布琳濟達推誠保德定遠功臣太尉謚忠武父穆爾齊推忠佐理同德功臣太師謚忠貞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歸德王皇慶元年三月特們德爾奏臣誤蒙聖恩擢任中書年衰且病雖未能深達政體思竭忠力以圖報效事有創行敢不自勉前省弊政方與更新欽惟

列聖相承混一區宇日有萬幾若非整飭恐致解弛繼
今朝夕視事左右司六部官有不盡心者當論決再不
悛者黜勿叙其有托故僥倖他職者亦不叙仁宗是其
言既而以病去延祐改元丞相哈克繖奏臣非世勲族
姓幸逢陛下為宰相如丞相特們德爾練達政體且甞
監修國史乞授其印俾領翰林國史院軍國重事悉令
議之仁宗曰然卿其啟諸皇太后與之印大事必使預
聞遂拜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録軍國重事居數月

復拜中書右丞相哈克繖為左丞相特們德爾奏蒙陛
下憐臣復擢首相依阿不言誠負聖眷比聞内侍隔越奏
旨者衆倘非禁止致治實難請勅諸司自今中書政務
毋輒干預又往時富民往諸番商販率獲厚利商者益
衆中國物輕番貨反重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
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征税如制私往者沒其貨又
經用不給苟不預為規畫必至悞誤臣等集諸老議皆
謂動鈔本則鈔法愈虛加賦税則毒流黎庶增課額則

比國初已倍五十矣惟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庶可以足今歲之用又江南田糧往歲雖甞經理多未覈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限格信罪賞令田主手實頃畝狀入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貴戚勢家毋得沮撓請敕臺臣協力以成則國用可足矣仁宗皆從之尋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税苛急煩擾江右為甚致贛民蔡五九作亂寧都南方騷動遠近驚懼乃罷其事明年特

們德爾奏天下庶務雖統於中書而舊制省臣亦分領之請以錢帛鈔法刑名委平章李孟左丞鄂博哈雅參政趙世延等領之其糧儲選法造作驛傳委平章章律右丞蕭拜珠參政曹從革等領之得旨如所請七月詔諭中外命右丞相特們德爾總宣政院事十月進位太師十一月大宗正府奏累朝舊制凡議重刑必決於蒙古大臣今宜聽於太師右丞相從之特們德爾既再入中書居首相怙勢貪虐兇獗滋甚於是蕭拜珠自御史

中丞為中書右丞尋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楊多爾
濟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巳任上都富
人張弼殺人繫獄特們德爾使家奴脅留守賀巴延使
出之巴延持正不可而多爾濟巳廉得丞相所受張弼
賂有顯徵乃與拜珠及巴延奏之內外監察御史凡四
十餘人共劾特們德爾桀黠姦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
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讋朝野凡可以誣陷善人要功
利巳者靡所不至取晉王田千餘畒興教寺後壖園地

三十畝衛兵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哈喇班第使人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氊毹幣帛又計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章自福賂金一百五十兩取殺人囚張弼鈔五萬貫且既已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巴爾濟蘇為之使諸子無功於國盡居貴顯縱家奴凌虐官府為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已乃恬然畧無省悔私家之富在阿哈瑪特僧格之上四海疾怨已久咸願車裂斬

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顯戮以示天下庶使後之為臣者知所警戒奏既上仁宗震怒有詔逮問特們德爾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仁宗不樂者數日又恐誠出皇太后意不忍重傷咈之乃僅罷其相位而已特們德爾家居未逾年又起為太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參政趙世延為御史中丞率諸御史論其不法數十事而內外御史論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皇太后故終不能明正其罪明年正月辛丑仁宗崩越

四日特們德爾以皇太后旨復入中書為右丞相乂逾月英宗猶在東宮特們德爾宣太后旨召蕭拜珠與楊多爾濟至徽政院與徽政院使賓勒們御史大夫圖圖爾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令伏罪即入奏遽稱旨執二人棄市是日白晝晦冥都人恟懼英宗將行即位禮特們德爾恒病足中書省啟祖宗以來皇帝登極中書率百官稱賀班首惟上所命英宗曰其以特們德爾為之既即位特們德爾即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徵

理在京倉庫所貯糧虧七十八萬石責償於倉官及監臨出内者所貢幣帛紕繆者責償於本處官吏之董其事者仍立程嚴督違者杖之五月英宗在上都特們德爾嫉留守賀巴延素不附已乃奏其以便服迎詔為不敬下五府雜治竟殺之都民為之流涕趙世延時為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特們德爾怒其昔嘗論已方入相時即從東宮啟英宗遣人逮捕之世延未至特們德爾使諷世延陷以美官令告引同時異已者世延不肯從至

是坐以違詔不敬令法司窮治請寘極刑英宗曰彼罪在赦前所宜釋免特們德爾對曰昔世延與省臺諸人謀害老臣請究其姓名英宗曰事皆在赦前矣又焉用問後數日又奏世延當處死罪又不允有司承望風旨鍛鍊欲使自裁世延終無所屈賴英宗素聞其忠良得免於死特們德爾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英宗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為乃任拜珠為左丞相委以心腹特們德爾漸見疎外以

疾死於家御史蓋繼元宋褧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望

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追奪其官爵及封

贈制書籍沒其家子巴勒丹知樞密院事尋以贓敗不

叙索諾木嘗為治書侍御史其後特克實弒英宗索諾

木以逆黨伏誅

哈瑪爾字士廉喀喇人父圖嚕母為寧宗乳母圖嚕以

故封冀國公加太尉階金紫光禄大夫哈瑪爾與其弟

舒蘇早備宿衛順帝深眷寵之而哈瑪爾有口才尤為

帝所褻幸累遷官為殿中侍御史舒蘇累官集賢學士
帝每即殿內與哈瑪爾以雙陸為戲一日哈瑪爾服新
衣侍帝側方啜茶即噀茶於其衣哈瑪爾曰天子固當
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為比由是哈瑪爾
聲勢日甚自藩王戚里皆遺賂之尋以謀害托克托出
貶安南召入為禮部尚書俄遷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初
托克托托為相其弟額森特穆爾為御史大夫哈瑪爾日
趨附其兄弟之門會托克托去相位而伯勒齊爾布哈

為丞相與托克托有舊怨頗欲中傷之哈瑪爾每於帝前力營護之以故得免初伯勒齊爾布哈與太平韓吉納圖們岱爾等十人結為兄弟情好甚密及伯勒齊爾布哈既罷九年太平為左丞相韓嘉納為御史大夫乃謀出哈瑪爾諷監察御史沃呼海壽列其罪惡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諸物大者則設帳房於御幄之後無君臣之分又恃以提調寧徽寺為名出入托果斯皇后宮闈無間犯分之罪尤大寧徽寺者掌托果

斯皇后錢糧而托果斯皇后帝庶母也哈瑪爾知御史有所言先已於帝前析其非罪事皆太平韓嘉納所摭拾及韓嘉納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斥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瑪爾舒蘇官職居之草地而沃呼海壽為陝西廉訪副使於是太平罷為翰林學士承旨韓嘉納罷為宣政使尋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頃托果斯皇后泣訴帝謂御史所劾哈瑪爾事為侵已帝益怒乃詔奪海壽官屏歸田里禁錮之已而托克托復

為丞相額森特穆爾復為御史大夫而謫太平居陝西

加韓嘉納以贓罪杖流尼嚕罕以死伯勒齊爾布哈既

罷猶出居般陽而圖們岱爾自中書右丞出為四川右

丞亦誣以罪中道追殺之已而哈瑪爾復召用托克托

兄弟九德之十二年八月哈瑪爾拜中書添設右丞明

年正月正除時托克托方信任汝中柏由郎中為參議

中書自平章政事以下見其議事皆唯唯獨哈瑪爾性

剛决與之論數不合中柏因譖哈瑪爾於托克托八月

出哈瑪爾為宣政院使位居第三哈瑪爾由是深銜托克托初哈瑪爾嘗陰進西天僧運氣術媚帝帝習之號延徹爾法延徹爾華言大喜樂也哈瑪爾之妹婿集賢學士圖嚕特穆爾故有寵於帝與魯達賓巴朗達爾瑪吉爾廸布達斡爾密等十人俱號依納克圖嚕特穆爾性姦狡帝言聽計從亦薦西番僧且琳沁於帝僧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祕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

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延徹爾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
乃詔以西天僧為司徒西番僧為大元國師其徒皆取
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
於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為十六天魔
舞巴朗者帝諸弟與所謂依納克者皆在帝前褻狎甚
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色濟克烏格依華言事事無
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
著聞於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以長尤

深疾圖嚕特穆爾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十四年秋托克托領軍討高郵哈瑪爾乘間復入中書為平章政事托克托之出師也以汝中栢為治書侍御史俾輔額森特穆爾中栢累言哈瑪爾必當屏斥否必為後患而額森特穆爾不從哈瑪爾知之恐終不自保詐於皇后奇氏曰皇太子既立而册寶及郊廟之禮不行者托克托兄弟之意也皇后頗信之哈瑪爾復與旺嘉努之子僧格賓哩額森特穆爾之客明埒明古譖諸皇太子會額

森特穆爾移疾家居監察御史表賽音布哈等即承望哈瑪爾風旨劾額森特穆爾罪惡章三上而帝始允詔收御史臺印令額森特穆爾出都門聽旨而以知樞密院事旺嘉努為御史大夫尋詔數托克托老師費財之罪即軍中奪其兵柄安置淮安既而托克托額森特穆爾皆就貶逐以死並籍家貲人口而以所籍額森特穆爾者賜哈瑪爾十五年四月舒蘇由知樞密院事拜御史大夫五月哈瑪爾遂拜中書左丞相國家大柄盡歸

其兄弟之門矣明年二月哈瑪爾既為相自以前所進者僧為恥告其父圖嚕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圖嚕特穆爾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將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趨於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圖嚕特穆爾恐皇太子為帝則已必先見誅即聞於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瑪爾為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

落遷謂我為老耶帝即與圖嚕特穆爾謀去哈瑪爾舒蘇計已定圖嚕特穆爾走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諭哈瑪爾舒蘇毋早入朝其居家聽旨御史大夫吹斯戩因劾奏哈瑪爾與舒蘇罪惡帝曰哈瑪爾舒蘇兄弟二人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伊埒哲伯皇帝實同乳可姑緩其罰令其出征已而中書右丞相鼎珠平章政事僧格實哩復糾劾哈瑪爾舒蘇之罪不已乃命其兄弟出城受詔遂詔哈瑪爾於惠州安置舒蘇於肇州安

置比行俱杖死哈瑪爾既死仍籍其家財額森特穆爾所封之庫贓其封識固未嘗啟也哈瑪爾兄弟寵幸方固而一旦遽見廢外人皆謂帝怒其譖害托克托兄弟之故而不知其罪蓋由於不軌其兄弟之死人無恤之者

吹斯戩奇味氏額森布哈之孫琳沁之子也早歲時性寛厚簡言語皆以遠大之器期之泰定初襲長宿衛為必且齊集賽官至順二年除内八府宰相元統初出為

福建宣慰使都元帥居三年通達政治威惠甚著後至元三年拜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國用所倚海運為重是歲吹斯戩被命督其役措置有方所漕米三百餘萬石悉達京師無耗折者六年擢湖北道肅政廉訪使未行改浙江行省右丞福建鹽法久壞詔吹斯戩往究其私鬻盜鬻及出納之幣至則悉廉得其利病為罷行之至正元年改山東肅政廉訪使尋召拜中政使明年正月除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三月復為中政使八月調

太府卿四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尋陞右丞六年遷御史中丞遂除翰林學士承旨俄復為中丞又由資政使遷宣徽使九年除大宗正府伊克托爾古齊宗王國人咸稱其明果尋復入中書為右丞十年正月陞平章政事階光禄大夫十一年十一月拜御史大夫進銀青榮禄大夫十二年四月復為中書平章從丞相托克托平徐州有功十三年拜御史大夫尋又為中書平章十四年九月奉命率師討賊淮南身先士卒面中流矢不為動

十五年遷陜西行省平章復召還拜知樞密院事俄復拜中書平章兼大司農分司提調大都留守司及屯田事一日入侍帝見其面有箭瘢深歎閔焉進為首平章十六年復遷御史大夫四月遂拜中書左丞相明年三月進右丞相十八年加太保詔封其曾祖博囉哈雅為雲王祖額森布哈為瀛王父琳沁為冀王是時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則軍旅煩興疆宇日蹙内則帑藏空虛用度不給而帝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於是吹斯戩居相

位久無所匡救而又公受賄賂貪聲著聞物議喧然是年冬監察御史揚珠布哈劾吹斯戩任用私人都埒及妾弟崔諤勒哲特穆爾印造偽鈔事將敗令都埒自殺以滅口吹斯戩乃請謝事解機務詔止收其印綬而御史達爾瑪實哩王彛言不已帝終不聽也會遼陽賊勢張甚明年遂起為遼陽行省左丞相未行二十年二月復拜中書右丞相仍降詔諭天下時帝益厭政而宦者資正院使保布哈乘間用事為姦利吹斯戩因與結搆

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博囉特穆
爾庫庫特穆爾各擁强兵於外以權勢相軋釁隙遂成
吹斯戩與保布哈黨於庫庫特穆爾而誣博囉特穆爾
以非罪二十四年三月帝因下詔削奪其官爵且命庫
庫特穆爾以兵討之而宗王布延特穆爾圖沁特穆爾
等皆稱兵與博囉特穆爾合表言其無罪於是帝為降
詔曰自至正十一年妖賊竊發屬嘗選命將相分任乃
職視同心膂凡厥庶政悉以委之豈期吹斯戩保布哈

黨緣為姦互相壅蔽以致在外宣力之臣因而解體在内忠良之士悉陷非辜又復膺其私讐誣搆博囉特穆爾魯達實等同謀不軌朕以信任之專失於究察遂調兵往討博囉特穆爾已嘗陳詞而乃寢匿不行今宗王布延特穆爾等仰畏明威遠来控訴以表其情朕為惻然興念而吹斯戩保布哈猶飾虛詞簧惑朕聽其以吹斯戩屏諸嶺北保布哈竄之甘肅以快衆憤博囉特穆爾等悉與改正復其官職然詔書雖下而吹斯戩保布

哈仍留京師四月博囉特穆爾乃遣圖沁特穆爾稱兵犯闕必得吹斯戩保布哈乃已帝不得已縛二人畀之遂皆為博囉特穆爾所殺已而監察御史復奏言吹斯戩矯殺丞相太平盜用鈔板私家草詔任情放還鬻獄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悉致淪陷乃誤國之奸臣究其罪惡大赦難原曩者姦臣阿哈瑪特之死剖棺戮尸吹斯戩之罪視阿格瑪特尤甚今雖死必剖棺戮尸為宜有旨從之而臺臣言猶

不已遂復沒其家產而竄其子宣嶶使觀音努於遠方奇味氏四世為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鮮與比盛而吹斯戩早有才望及居相位皆仰其有為遭時多事顧乃守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至於亂亡而不可為論者謂元之亡吹斯戩之罪居多云

元史卷二百五

元史卷二百五考證

阿哈瑪特傳至元元年秋八月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　八月元世祖紀作十一月

哈瑪爾傳至正十五年四月舒蘇由知樞密院拜御史大夫五月哈瑪爾遂拜中書左丞相　按順帝紀哈瑪爾與舒蘇同日拜職在四月癸酉